

狼犬羅傑

應三乙
魏柔嫻

章之一

滂沱大雨中，人們很容易忽略周遭的事物。正如現在，一隻被遺棄在紙箱裡的幼犬，其微弱的嗚咽聲被雨聲徹底蓋過，牠冷的止不住顫抖。

身處在這莫名的環境裡，不安和恐懼侵蝕著牠的心，幼小的狗兒努力維持著意識，只盼望著一絲溫暖。

齊宇是正在就讀高中的少年，他一如往常地走小街上，但是今天他加快了腳步，因為雨勢大得驚人。

正要走過一個小巷時，齊宇瞥見一個紙箱，本來是個斯毫不起眼、隨意放在路邊的紙箱，不知怎麼地，他的視線無法從箱子上移開，就像是命中注定、又像是一個命運的玩笑，他的心裡有著一股奇妙的悸動，使得他不自覺地走倒箱子前，翻了開來。

齊宇看到裡面竟然有一隻小狗，牠看起來很虛弱、渾身上下微微地顫抖著。

當時的他不知道，他與牠的邂逅，會造成少年生命裡一個重大的改變。

齊宇見狀，連忙伸手小心翼翼地抱起狗兒，他感覺到狗兒有些微的掙扎，但隨即又變得虛弱、一動也不動。

好可憐的小狗，他是被人遺棄的嗎？還是天生的流浪犬？不管如何，不能放著他不管。

齊宇將狗兒抱在懷中，透過身體的觸感可以感受到牠的體溫很低，而且仍然微微發抖著。齊宇又將狗兒抱得更緊了些，期盼自己的體溫能傳達給狗狗，讓他不再覺得寒冷。

狗兒感覺到有人伸手輕輕的抱住他，基於流浪狗天生的野性，在被人碰觸到時其實牠是驚恐不安的，他試圖反抗了一下，但是身體實在太虛弱了，根本沒有力氣掙脫，只得選擇作罷。

而後他被人抱進懷中，冰涼的小身軀碰到人溫暖的胸膛，讓他忘了先前的驚恐，只想緊緊地依偎在懷中，感受著許久未有、一直盼望的溫暖。

回到家中，齊宇拿起乾淨的毛巾，將濕漉漉的小狗擦乾，又拿著吹風機將牠吹乾，這才看清小狗的毛色與長相。

這隻狗兒看起來有點像幼小的狼犬，渾身上下長著灰黑色的毛，卻在胸前有一圈白毛，十分顯眼。少年看著小狗不停打量著自己，模樣甚是可愛，不禁伸手撫摸了牠的小腦袋。

狗兒被人類抱起走了一陣子後，突然發現四周不再下雨了。

牠努力地撐起身子打量新環境，這裡是人類居住的房子，他從小就只有從外面觀望過，沒想到有被帶進來的一天。而後人類拿著毛巾將牠的身子擦乾，牠才終於不再覺得那麼冷了。

狗兒仔細的看著這個人，牠想知道這個從未接觸過的生物，會不會傷害牠，這時人類伸出手摸了摸牠的頭，眼底透出一股暖意，就好像母狗看著幼犬般，十分溫柔。狗兒漸漸消除了對人類的戒心，放鬆下來後，長久未進食的飢餓感立即湧現。

打理好小狗後，齊宇聽到小狗的肚子發出飢餓的咕嚕聲，少年知道牠一定很久沒有進食，但未有養狗的經驗，讓他不確定應該餵牠吃什麼。

我記得母狗都會餵小狗喝奶，我家現在只有牛奶，先用那個來給牠充饑吧。

齊宇猶豫片刻後，決定煮一碗熱牛奶，等到稍微涼了點後，便遞給小狗喝，狗兒一聞到牛奶的香味，立刻將頭埋進碗裡，津津有味的喝了起來，邊喝還不時發出哼哼的撒叫聲，像是感到開心又像在表示感謝。

直到小狗喝到肚皮都撐了起來，才滿足地抬起頭。

齊宇看著狗兒走到自己的身邊，小小的腦袋歪著一邊看他，真是可愛極了。齊宇將狗兒抱起來，攬進自己的懷裡，這時狗兒忽然抬起頭，在齊宇都來不及反應前，舔了他的下巴。

少年瞪大了眼看著狗兒意外的舉動，他不曉得這是幼犬對成犬表示親暱感謝的意思，他只覺得狗兒的行為十分有趣，而心裡對小狗升起一股疼惜之情，便摸

了摸牠的頭、拍了拍他的肚皮，小狗好像很舒服似的眯起眼睛，不時還打了一點飽嗝。

看著小狗在懷中酣睡的模樣，齊宇在心中暗自下定決心，決定要收養這隻狗兒。

章之二

齊宇的家庭是單親家庭，媽媽在他小時候便去世了。剩下齊宇的爸爸—齊鴻與他相依為命，齊鴻是個會照顧孩子的好父親，他努力工作維持這個家庭的收支，而齊宇也是個乖巧的好兒子，從不給爸爸多添麻煩、不讓他擔心。

齊宇其實從小就很喜歡狗，只是因為家庭因素一直沒辦法養，在齊宇小時後也曾央求過父親，只是他的爸爸一直用家裡經濟不夠寬裕、也沒有時間照顧狗為由，否決掉他的希望。

直到齊宇那天在雨中撿到那隻灰黑色的小狗，重新點燃了齊宇想養狗的想法、以及對犬隻的熱愛。他知道會給父親添麻煩，但是他不想放棄這個機會、也不忍心將這個年幼的小生命，放回殘酷的社會中。

起初他的爸爸當然大力反對，困擾兒子為什麼突然這麼不懂事，變得如此固執不講理，但齊鴻不管用多少種理由想說服兒子放棄養狗，齊宇始終堅定的與他對抗。齊鴻看出從兒子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莫名的堅定，那是這個年紀的孩子身上少有的、想守護某樣事物時才會有的眼神。

最終齊鴻終於妥協了，軟硬兼施的方法都嘗試過，兒子依然沒有一點動搖，甚至還與他鬧了點不愉快，父子之間產生了一點隔閡下，在他開口告訴齊宇，他願意讓狗兒留在這個家時，齊宇竟然感動的張開手抱住了他，將頭埋在他的懷裡，不斷地說著謝謝爸爸。到了這時齊鴻才了解對於齊宇來說，這隻小狗有多麼重要，儘管在他眼中這隻來歷不明的流浪小狗，只是會多增加他的負擔而已。

齊宇在得到父親同意後，終於能安心的養狗了。

在放下心裡的重擔後，他終於可以全心全力照顧小狗。但是困擾著他的還有一件事。

「該取什麼名字好呢？」齊宇撫摸著趴在他腿上的狗兒，喃喃自語地說道。小狗來到這個家已經快一個月，這個年紀的幼犬長得十分快，比起剛來這裡時，小狗已經變得比原本大許多，越來越有一隻狼犬的氣勢。看著宛若小狼的狗兒，

齊宇靈機一動。在沉堆了許多舊書籍的櫃子裡，翻箱倒櫃地找著一本書。

「找到了！你看！」不久後齊宇說道，小狗看著齊宇拿著的书本，上面畫著一隻狼站立在高山上，深邃的眼眸看向遠方，有著一股高貴的肅穆感。

「這本書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書，講的是一隻狼王羅傑的故事，他是一隻聰明、身手矯健的狼，有著不屈的毅力與令人敬佩的智慧。」齊宇懷念地說道，即使書本已微微泛黃，齊宇仍然像看著寶物般望向手中的書本，此書是他兒時最愛的故事，每天都得讀個幾遍才肯睡覺，也啟蒙了他對狼、狗等犬科動物的喜愛。

「決定了，你的名字就叫『羅傑』！我想會很適合你。」說完，齊宇開心地笑了。狗兒雖然不明白齊宇在說些什麼，但能從他的語氣裡感受到愉快的心情。於是也開心地朝他搖尾巴。

就像狼王羅傑這本書啟發了齊宇對狗的興趣，狼犬羅傑也啟發了在他內心深處、深藏的友誼與忠誠。

章之三

一晃眼時間過去半年多，如今羅傑以長成一隻成犬。沒有了以往的稚氣，蛻變成一隻雄赳赳氣昂昂的狼犬，原本在胸前一圈白色的毛髮，顏色變得也比以往更淡些。

成為成犬的羅傑，光是靜靜的坐著，就有一股如狼的威嚇感，讓人很難不注意他。然而齊宇知道，羅傑不如他外表一樣具攻擊性。牠是隻相當聽話溫馴的狗兒，同時也十分忠心、聰明伶俐。

「....下一則新聞...昨晚再度傳出野狗襲擊攤販，為了強奪食物而咬傷人的事件。自從上個月頻繁發生野狗襲擊事件以來。市政府便為這個區域提供捕捉野狗的特殊預算，並且命令即刻實行.....」從電視機裡傳出新聞的聲音，播報的是最近一直重複的內容。齊宇和齊鴻坐在餐桌前，一邊看著新聞一邊吃飯。他們家本來就位於偏郊區的住所，偶爾發生一兩件動物傷人的事件也常有耳聞。

「哎...又是這個，真無聊。爸，我先帶羅傑去散步了。」齊宇收拾好吃完的餐具，對著齊鴻說道。

「嗯，不要太晚回來」

羅傑早已在一旁等候，他非常清楚這家人的作息。

「好，我們走了。」齊宇說完便和羅傑一起出門。

走在街上，羅傑聞到一股不屬於這地方野犬的味道，這使牠心底生出一種不祥的感覺，變得緊張起來。不過齊宇沒有注意到，只是像平常一樣漫步在牠身邊。

突然，一陣低沈的狗嚎聲從遠處傳來。齊宇好奇的望向遠方，但是羅傑卻顯得很焦躁，眼神犀利、從喉嚨發出低吼。齊宇從沒見過一像乖巧的羅傑，這樣的失態。

「羅傑？怎麼了？」齊宇擔心的詢問，雙手環住羅傑的胸口，希望牠冷靜下來。

羅傑此時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威脅，只有狗才能聽懂，這是一隻狗群首領發出的命令。而牠下達了攻擊這裡人們、藉此強奪食物的指令。一群野狗從另一條巷子竄出，牠們在街上亂竄、肆意破壞，看到食物便衝過去強奪。路上的人們都陷入恐慌，有的四處逃跑、有的拿起棍子抵抗。

羅傑此時緊緊的護在齊宇身邊。不過卻有隻惡犬撲向齊宇，打算攻擊他。羅傑立刻和牠纏鬥了起來。即使羅傑身型比他大、佔了優勢，可是對一隻從未發生爭執的家犬來說，在外野犬的攻擊根本招架不住。

此時有一聲淒厲的尖叫，從不遠處一個路人身上傳出，他的手臂被野犬咬了一口，鮮血不斷從傷口流出。看到此番景象的人們更加驚慌了，都急著想逃跑，全部湧向了野犬數量最少的齊宇這邊。

正在努力和野犬打鬥的羅傑和齊宇本就有段距離，人潮一來更是沖散了他們的位置。齊宇焦急地想尋找羅傑，卻被人潮推擠的不能往回走，甚至還有一兩個人拉住他，對他說很危險不能往後。

羅傑聽到齊宇的呼喊，本想立刻回去，卻已不見他的身影，這時與他對峙的野狗，突然撤退，一溜眼跑進小巷裡不見了。原來是聽到捕狗大隊的車聲，所有野狗逃跑的速度十分之快，轉眼間只剩羅傑留在原地。

羅傑不知如何是好，想立刻回到齊宇身邊，無奈捕狗大隊的人阻止牠的去路，並且速度迅速的將網子套在他頭上，羅傑想將網子甩開、牠奮力掙扎，沒想到一陣劇痛自背上傳來，原來是有人拿棍子打了羅傑。羅傑遭受到這樣的傷害，一時無法行動。於是捕狗大隊的人順勢將牠關進捕狗車裡，將牠載往收容所。

被關進車裡的羅傑心裡非常惶恐，牠趴坐在車內，從車內唯一一扇小窗口望向外頭，看著沿途不斷變換的景象，羅傑對於接下來不知何去何從的命運，感到一片惶恐、迷茫。

章之四

車子已停止行駛，羅傑從睡夢中行過來，一路上路程顛波，其實也沒有好好休息。羅傑被棍子打的傷口還在隱隱發疼，但已經沒有當初的頓痛感了，行動也沒問題。

捕狗大隊的人粗暴地將羅傑拉下車，剛接觸到地面，羅傑便感到一陣窒息感，羅傑嗅到許多來到收容所的狗氣味，狗留下的氣味可以顯示牠們當時的情緒，此刻羅傑感受到不安、憤怒、悲傷、哀求、無奈、各種來自其他狗的負面情緒，經由嗅覺傳進他的腦裡，牠大大的受到了震撼，看著眼前這座充滿惡劣氣味的收容所，羅傑心底生出一股強烈的反感，牠想要逃跑，跑去哪裡不重要，他只想離開這裡，而羅傑也確實做了，他奮力掙脫人們的束縛，一股腦地往前衝。

「啊！抓住牠！」有個捕狗大隊的人喊道，其他人聽到後，團團包圍住出口。

羅傑看到站在最前方的人拿著一種特殊的棍子，但是牠不在乎，從未接受過的刺激使牠失去理智，當牠就要逃出去的那一刻，那個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拿起手中的棍棒揮向羅傑。羅傑如果被普通的棍子打中可能沒事，但這次就不同了，那個人的棍子碰到羅傑時，牠除了疼痛感外、還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麻痺感，兩種痛覺交織在一起，使得羅傑痛的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，牠躺在地上哀嚎、口吐白沫、四肢經攣，牠無法明白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對他，牠同時想到的齊宇、牠最親愛的主人，同樣都是人類，為什麼一個如此溫柔、一個如此殘酷。

「把那隻狗帶進去吧。」捕狗隊的人其中一人說道。

羅傑在完全失去意識前，感到有人拖動牠的身體，儘管想作出反抗，但身體卻完全不聽使喚。就這樣，羅傑完全昏迷。

羅傑維持了好一段時間的昏睡，再次醒來時，首先感到的是身體的傷口傳來的陣陣疼痛，這場睡眠，並沒有讓牠忘記之前的遭遇，在牠意識恢復時—被捕狗隊捉住、被人毆打等種種記憶立刻回朔到他腦中，牠猛然睜開眼睛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黑暗，再來是潮濕、陰冷的空氣瀰漫在周圍。

這裡就是那個地方嗎？羅傑想起從外面望向這座設施時，所感到的厭惡情

緒。

「你醒了啊。」此時一個陌生的聲音對羅傑說話，羅傑嚇了一跳，轉過身去。牠看到一隻年邁的老狗，坐在角落邊，用著淡漠的眼神看著牠，羅傑不知他是何時在哪裡的，為何牠會沒注意到那隻老狗。

「這裡是...?」羅傑回道，牠仔細打量了這個地方，發現還有好幾隻狗，只是大家都無精打采的趴在地上，毫無生命力，以至於剛醒來的羅傑沒有發現。

「這裡是收容所，你很快就會知道，是什麼樣的地方。」老狗用著平穩的語氣對牠說。充滿歷練的老狗彷彿曉得羅傑是隻還不暗世事的狗，說完這句話後，便不再理睬牠，自顧自的休息起來。

羅傑見狀，也識相的不去干擾，轉而探索起這個地方。濕冷而堅硬的地板、高高的鐵欄杆圍起的籠子、骯髒且不淨的空氣、顯示了這裡的人們並沒有精心照料狗兒的生活，雖然對羅傑來說、再惡劣的生存環境都擊不倒牠，但是面對難以破壞的鐵籠子，這種無法逃離的被束縛感，令他打從心底反感。

一陣開門聲響起，走進了兩個收容所的人。羅傑看著他們散漫的走了進來，手上好像提了什麼東西。經過那幾次棍棒的打擊後，羅傑對於人類已不再完全信任了，尤其是這裡的人。

「把窗戶打開吧，這裡好臭啊。」其中一人帶著厭煩的口吻說道。

「嗯...那這就交給你啦。」另外一人說完後，將手上提的桶子交給對方。

「嘖，知道了知道了。」

收容所的人走到了羅傑所在的籠子前，在打開門的那一瞬間，羅傑逮到了逃跑的好時機，便衝了出去。

「喂！搞什麼、給我滾回去！」就在羅傑要衝過籠子那一刻時，那人用腳狠狠踹向羅傑，幸好羅傑反應迅速，立刻避開了。

「哼，別想逃，你逃不了的」那人用著輕蔑的語氣對著羅傑說。羅傑憤怒的發出低吼，面露兇光、牠從沒想過會對人類露出獠牙。

收容所的人無視羅傑的憤怒，逕自走到籠中，將今天的狗食倒在裡頭。做完

例行的工作後，那兩人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在籠中的老狗待到騷動平息後，只默默看了一眼，又回過頭睡覺了。

羅傑懊惱地回到籠中，看到其他幾隻狗圍成一圈吃著飼料。經過這幾番折磨，羅傑確實也餓了，牠靠了過去吃著乾燥的狗食，儘管這食物難吃又劣質，羅傑還是忍著飢餓吞了下去。

吃飽後，羅傑向在場大約四隻左右的狗問：「你們知道要怎麼從這裡出去嗎？」

「出去？這不可能的....」其中一隻骨瘦如柴的狗說道。

「不會的！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從這裡出去，難道你們想永遠待在這裡？」聽完羅傑的話後，那隻狗慘淡的笑了笑。

「我們不會永遠在這裡的....」

「真的？他們會放我們走？」聽到羅傑天真且美好的想法，其他狗面面相覷。最後那隻骨瘦如柴的狗，還是告訴了他事實。

「不，我們在這裡，最後的命運是安樂死。」那隻狗平靜地說道，彷彿對主宰一切的命運，沒有了任何的反抗。「也就是...死亡。」

羅傑驚訝的沈默了，牠好一陣子說不出話。這番話就像一桶冰涼的水，澆熄了他內心僅存的希望。牠茫然地走到牆邊，思考著今後的日子。

牆壁上方已被人打開的小窗戶，透進了外面溫暖和煦的陽光，羅傑靜靜的沐浴在光之下。牠想起從前最喜歡的時光就是趴在齊宇身邊、靜靜地感受和煦的光芒，如今陽光照樣溫暖，身邊卻早已沒有心繫之人。

章之五

在收容所裡待了幾天後，羅傑漸漸和一開始與他說話的老狗混熟了，那隻老狗名為布蘭卡，是隻母犬。布蘭卡有著一身黃褐色的毛、垂下的黑色耳朵、以及一雙時不時透出知性光芒的眼睛。在與布蘭卡對話時，羅傑時常對布蘭卡的話感到新奇，牠不得不承認、布蘭卡是隻智慧遠在牠之上的聰明狗兒。儘管他們都身在這囚牢裡，羅傑還是對於認識了一位博學多聞的同伴感到開心。

而在收容所裡的這幾天，羅傑依然沒有放棄逃出去的念頭，牠每天想盡辦法

破壞牢籠、不論是用牙齒啃咬、用身體衝撞、只要是牠能想到的辦法、全都試過了。但是堅硬的鐵欄杆、不曾因此有半點被破壞的跡象。

其他狗兒看到羅傑這麼堅持，無不嘲笑牠的徒勞。只有布蘭卡靜靜的坐在一旁，若有所思地看著努力奮鬥的羅傑。

「你為什麼一直想逃走呢？你明知不可能辦到。」有天在羅傑氣喘呼呼的靠著牆休息時，布蘭卡問道。

「不管辦不辦得到、我都不會放棄的。我不可能乖乖在這裡坐以待斃。」羅傑回道，他以堅定的眼神望向布蘭卡，除了狼犬的求生意志外、他還有一個不會放棄的原因，他想回到齊宇身邊、想回到主人身邊。

布蘭卡沈靜地看著羅傑，接著看似難過地笑了一下，那是羅傑第一次看到布蘭卡有這樣的表情。

「我猜...你有個對你很好的主人、是吧？」布蘭卡突然這麼說。

「嗯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...因為我曾經也有個愛我的主人，而我也深愛著他。」布蘭卡帶著懷念的語氣說道，羅傑發現在說這話時、布蘭卡的眼神與以往的淡漠不同，稍稍變得溫柔了點。

「那很好啊。」羅傑替布蘭卡由衷地感到開心。

「然而，我卻被拋棄了，變成一隻流離失所、無依無靠的浪犬，最後...來到這裡。」布蘭卡不帶一絲感情地說著、對牠來說痛苦萬分的過去。

布蘭卡曾經是一隻看門犬，有一個美滿的家庭，他深愛著那個家和裡面的人們。不論刮風下雨、布蘭卡都會排除任何萬難、盡忠職守地保護著家。路過的人們總誇布蘭卡是難得一見的好狗，養到他真是這個家的福氣。而牠的主人也對忠心耿耿的布蘭卡、回以相同的愛與關懷。

布蘭卡本應過著一帆風順的生活，但這樣的日子，卻在某一天突然告終了。牠的男主人驟然去世，傷心欲絕的女主人變得無心在關照布蘭卡，後來女主人為了不再思念丈夫，決定搬離這個家。

而她沒有帶走布蘭卡。

孤零零地被留下來的布蘭卡，失去了生活的重心、失去了原本的所有。在他的主人離去後，布蘭卡仍然待在那個家，只是裡面在也不會傳出家人和樂的笑聲、因為該守護的人已經不在了。體會到了這點的布蘭卡，心中產生一股巨大的悲痛，牠沒有哭嚎、沒有怨恨，只因這樣的痛苦完全無處宣洩。布蘭卡只能在原地徘徊，行屍走肉般度日。

又過了一段日子，那個家來了很多工人，準備被拆掉了。工人們看到徘徊在此處的布蘭卡，以為是路邊的野狗，便開始驅趕牠。布蘭卡對著那些趕他走的工人憤怒的咆哮、怒吼，這裡原本是他的家、是他的歸屬，他不想輕易讓外人碰觸。然而布蘭卡終究沒能守護那個家，他被人們狠狠地趕走了。流離失所的布蘭卡，受盡了一切折磨，最終來到這個充滿流浪犬的收容所。

聽完布蘭卡的遭遇後，羅傑一方面不敢相信有人會如此狠心對待自己的寵物、一方面為布蘭卡飽受折磨的一生感到憐憫。

然而布蘭卡對羅傑說這些，絕不是想求得他的同情，他是想警告羅傑，不要太過相信人類，就算是曾經最信任的人，也有可能因為各種原因、斷然拋棄你。

「對人類來說，我們只不過是一種工具。有用時好好對待、沒有用後便可隨時拋棄。那麼為何還要待在他們身邊呢？」布蘭卡語重心長地問道，這番話像是在詢問羅傑、又像是在詢問曾經的自己。

「...不是的，人類絕不是像你說的那樣殘忍。」

布蘭卡冷笑了一聲：「你拿什麼這麼確定呢？說不定你成功逃出去後，你的主人也已經不想要你了。」

「別胡說！我的主人絕不會放棄我。他曾經在寒風暴雨中拯救了命在旦夕的我，我願用我的生命作出回報。即使他真的想拋棄我.....現在，我也不能先放棄對他的信任！」羅傑堅毅地說出這段話。即使他知曉了人們的殘酷，他仍然選擇相信，相信那個在生命裡的第一道光——齊宇。這樣義無反顧的信任，或許只會出現在狗兒身上。

「是嗎...既然你堅持這麼想，我也沒什麼好說了。」布蘭卡無奈的這麼說道。雖然牠看似不認同羅傑這種近乎天真的信任，但他的唇邊卻浮起了之前未曾有過的、明朗的笑容。

章之六

就在某一天，收容所的人們開始將籠內的狗一隻隻帶出去。這絕不是慈悲的放他們離開，而是收容所裡犬隻的數量到達極限，必須開始進行安樂死了。

即使狗兒們早已不對自己的生命有所希望，在要真正面臨的死亡時，依然會感到害怕。

羅傑所在的籠內裡，也有兩隻狗被帶走了，而被帶走了的狗兒，再也沒有回到籠子裡。

這一天，收容所的人來到了羅傑所在的籠子，他將那隻骨瘦如柴的狗兒，帶了出去。

那隻狗在離開籠子前拼命的哀嚎，並且死命的反抗。羅傑也試圖去幫助過他，卻被人類以棍棒驅趕而失敗告終。

所有的狗兒此時都籠罩在不安與害怕的心情下，只有布蘭卡仍自顧自生活，彷彿發生了什麼都與他無關、絲毫不為所動。

而平時最會反抗的羅傑，如今卻一反常態。反而變得安靜下來，就跟布蘭卡有點像。其他狗都覺得羅傑一定是面對遲早都會到來的死亡，終於灰心喪志了。

這個夜晚，外頭下起了冰冷的雨，雨水從那扇小窗戶流進羅傑的籠內，讓原本就濕冷的籠子更加寒冷了，羅傑微微地顫抖起來，他想起自己也曾這樣待在雨中過。那時幼小的他低聲地呼喚、祈求有人來救牠。

而意想不到的，真的有人回應了他的聲音，將他帶離冰冷的世界，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何謂溫暖。即使已經過去這麼多年，當初溫暖的感觸卻深植在羅傑心中。

羅傑抬頭望著皎白的月亮，想著牠的主人、此刻是否也一樣在思念著牠？

齊宇坐在房間裡，望著高掛於天際、皎白的月亮。想著他失蹤已久的狗兒——羅傑。此刻是否正在外頭、因這場雨而感到寒冷呢？自從羅傑走失後，齊宇無時無刻都想念著牠，每當到了餵食羅傑的時間時，總會擔心羅傑在外頭會不會挨

餓，每當下起雨時，總會擔心羅傑會不會因此受凍。

他和他的父親也曾多次到羅傑失蹤時的地點去尋找，然而沒有半點收穫，時間一久，他的父親便感到不耐煩了，他不再陪齊宇尋找狗兒，甚至希望他放棄這渺茫的希望。但是平時乖巧的齊宇、此時卻完全不聽從父親的話，就像當初他決定收養羅傑時，那樣義無反顧的堅持。齊宇依然時常去外面轉悠，看到路邊的狗兒、不管是流浪犬或家犬，都會仔細的查看是不是羅傑。

現在下起這場冰冷的雨，也令齊宇擔憂起羅傑的安危，他多麼希望此刻就在羅傑的身旁，緊緊地抱著他、陪他一起度過這寒冷的風雨。然而他卻做不到，他做不到，這樣的現實使得齊宇心中有股莫名的難受，他望著皎潔的月光，漸漸地落下淚水、低聲地哭泣著。

隔天早上，羅傑病了。似乎是因為昨天淋到雨的關係。羅傑不斷地咳嗽，眼裡失去了原有的光彩。

身體虛弱的羅傑無力地靠著牆，被收容所的人看到了，於是便決定先處理掉這隻生病的狗，他們將羅傑帶出籠外，而羅傑也步履蹣跚地跟著。

出了籠子外頭時，羅傑突然猛力一衝，一瞬間就逃離了收容所的人身旁，哪裡還有半點病狗的疲態。

原來聰明的羅傑故意裝病，好讓收容所的人放下戒心。人們萬萬沒想到會被一隻狗戲弄、氣得緊追著羅傑、想把他抓回來。

羅傑也使出全力逃跑，他知道現在被抓住、就再也離不開了。他沿著走道拐過一個小彎，不巧沒想到有人埋伏在這裡，羅傑心裡大感不妙，正想改變跑道，卻已來不及了。那人用力地抓住羅傑，就在他拿起棍子要揮往羅傑的頭時——那人突然放開羅傑。

羅傑驚訝地回頭看，他看到布蘭卡狠狠地咬在那人手上，因此他吃痛地放開了抓著羅傑的手。

「布蘭卡？！你怎麼在這裡....」

「總覺得你逃跑不會這麼順利，就跟出來了。幸好我有趕上。」布蘭卡對羅傑搖搖尾巴，開心地說道。

收容所的人被突如其來的布蘭卡徹底惹怒了，他大吼一聲。拿起棍子就要往布蘭卡揮下去。而布蘭卡機警地閃過了，曾經是看門犬的牠，戰鬥力絕對不亞於人類。

「謝了！我們快走吧。」

他們一起奔往目標—收容所的大門。只要越過了那扇門，他們就能獲得自由了。

然而，越來越多人從後面追上來，人們氣得開始向兩隻狗兒投擲石頭、棍棒等物品。

眼看就要越過大門的那一刻，布蘭卡被一個忽然朝他投擲過來的棍棒、擊中了後腳。

「布蘭卡、你沒事吧！」羅傑緊張的問道。

布蘭卡的後腳疼得難受，恐怕是不能再進行飛速的逃亡了。

「…沒事，你快走吧。」

「不行、我不會拋下你。我們要一起逃出去！」

就在他們談話之際，人們依然在追趕他們。在這樣的情況下、實在容不得半點耽擱。

布蘭卡知曉這點。於是他轉而跑向人們所在的方向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！快回來！」

「…羅傑。我啊、很羨慕你。羨慕你還擁有該守護的事物，以及…永不放棄的信念。」布蘭卡忽然對羅傑說起來，他的語氣平穩、眼神專注。「所以，快走吧！回到你主人的身邊！」

羅傑害怕布蘭卡被人們抓住，想跑到牠身邊幫助他。「我說過、不會拋下你。」

「傻瓜！快出去，你想害我們兩個都被抓住嗎？！」布蘭卡對著跟過來的羅傑生氣地喊到。

「但是....！」

「放心吧、我不是回去送死的。」布蘭卡唇邊浮起明朗的笑容。「在最後一刻、我能為自己的信念奮鬥。沒有什麼比這更更好了。」布蘭卡想起當初他看到羅傑，在羅傑的眼神裡、看到了強烈的求生意志、以及忠貞的信任，那是她失去已久的東西。

就好像一把星星之火，使枯燥的原野燃燒起來。

羅傑那信念的火苗，使布蘭卡重新想起了曾經的自己、那樣義無反顧、為了守護而存在的信念，對一隻狗來說，無疑是最驕傲、最幸福的事。

而現在的他想守護羅傑，使這偉大的情懷能繼續傳遞下去。

「謝謝你，羅傑。快走吧....。我不是投向死亡，我是在守護、我的信念！」布蘭卡高聲地說道，他抬頭挺胸、驕傲的昂首闊步。對著那些追趕他們的人們進行攻擊、掩護羅傑逃跑。

羅傑似乎明白了布蘭卡的選擇，他毅然決然的朝大門的方向跑去。他不在同情布蘭卡，因為牠是隻心中有驕傲信念的狗兒、他是羅傑最崇敬的朋友。

一隻勇敢、忠誠、美麗的狗兒。

布蘭卡。羅傑絕不會忘記這個名字，絕不會忘記這位崇高的戰士。有了布蘭卡的幫忙，羅傑很快跑到大門前、縱身一躍而過。他終於逃出來了，逃出這個困住他的監牢。羅傑感到興奮難耐，他像隻狼一般、長嚎了起來。聲音悠遠而低鳴，莊嚴而震撼，像是因終於獲得自由而感到喜悅、又像是在為光榮奮戰的勇士、獻上最崇高的敬意。

章之七

羅傑逃出收容所後，日以繼夜地奔跑在回家的路上。靠著氣味的指引和他良好的記性，羅傑很快地找到了家的大致位置。

然而，在羅傑已經相當靠近他生長的那座城市時，羅傑忽然聞到一股熟悉的氣味，那是當初他和齊宇在街上散步時，羅傑聞到的陌生野犬的氣味。

「瞧，有個不識相的傢伙闖進我們的地盤了。」有隻狗從旁邊的樹叢竄出來。

「小子。這裡是我們的地盤，你這野狗最好閃邊去！」那隻狗帶著輕蔑的神情、放肆的對羅傑說道。

「...這裡，不是你們的地方。」羅傑堅定地看著對方道，在牠沈靜的眼神下，彷彿有一股澆不熄的火炎、熊熊燃燒著。

「你說什麼？！」那隻野狗生氣的說著，接著忽然像是想到了什麼、邪惡的眯起眼睛笑著說：「看來不讓你吃點苦頭你是學不乖了。我們這個地方的老大、對入侵者可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哦。」說完，那隻野狗長嚎了起來、他正在呼喚牠的同伴和首領。

羅傑既沒有阻止、也沒有恐懼，他就這樣佇立在原地，等著一場不可避免的戰鬥。

過一陣子後，四周來好幾隻野犬，大家都虎視眈眈地瞪著羅傑，而在那之中有一隻身材魁武、眼神犀利、踩著沈穩的腳步朝羅傑走過來的大狗，想必牠就是這群狗的首領。

「外來者，離開、否則別怪我不客氣。」狗群首領對著羅傑說道，他警告似的發出低吼。其他狗也跟著出聲威嚇羅傑。

羅傑知道他們就是使城市陷入混亂的兇手，現在還一副自己是這地方的主宰般自大，羅傑心中湧起憤怒。

「該離開的是你們。」羅傑壓抑怒火地說道，他毫不畏懼地看著比他還高壯的狗群首領，「這裡是我的家，不是容許你們為所欲為的地方！」

「你有什麼資格命令我們？」狗群首領不屑的朝羅傑笑了聲。即使發生衝突，他的身邊也有許多同伴，而羅傑只有一隻孤身奮戰，他不覺得自己會輸，於是乾脆不再廢話，對自己的手下使眼色。

其他狗立刻領會了首領的意思，他們將羅傑團團包圍住，做好攻擊的準備。

而羅傑絲毫沒有逃跑的意思，他僵直的站著、看著將他包圍住的其中一隻狗朝他撲過來。就在他們以為羅傑嚇得動彈不得時，羅傑忽然一個縱身往上跳躍，避開了來自其他狗的攻擊，而後順勢踩住那狗的背，咬住他的肩膀。

那隻狗疼痛的止不住哀嚎，羅傑用力將他甩出去、撞上附近的樹幹。

其他野犬訝異地看著如此兇猛的羅傑。羅傑最初看起來就像是一隻不諳世事的家犬，他們本以為很快便會將他擊倒。誰知羅傑只是深藏不露。現在的他已不如以往，羅傑勇於面對挑戰，面對侵擾家園的惡霸，他絕不會有一絲憐憫。

與羅傑對峙的狗們不甘風頭被羅傑比下去，憤怒的朝他咆哮、接著一起發動攻勢。

縱使眼前的敵人如潮水般像他襲來，羅傑也學會定住心神，不被眼前的情勢所惑。

他依依躲開了攻擊，並瞄準了狗最脆弱的部位，膝蓋、脖子、腹部反擊其他犬隻。羅傑的攻擊精準且毫不拖泥帶水，不像其他野犬這樣憑著氣勢胡亂攻擊，他是一邊思考一邊戰鬥的。狗群首領將這一切看在眼裡。

羅傑此刻嘴裡瀰漫著血腥，他全身的毛孔都因戰鬥的氣氛變得敏銳，當敵人朝他背部撲咬過來時，他能感受到一股氣流，使他立刻回過頭抵擋，當敵人朝他脖子撕咬過來時，他也能不慌不忙地反擊。這一切都得歸功於他本身良好的戰鬥本能、以及這段時間鍛鍊出來的狠勁。

良久後，羅傑終於把身邊的狗們通通打倒了。縱使他現在身上受了傷，體力也快耗費殆盡，他仍然堅毅地站在原地，看著最後一個敵人，狗群首領。

「你很不錯，之前錯看你了。要不要加入我們？」狗群首領用著讚賞的眼光打量羅傑，「我們這裡跟一般的野狗群不一樣，有著豐盛的食物，也有遮風避雨的地方。不用過著流浪的苦日子」

「別說笑了，我不可能加入。你們掠奪人們的食物、佔據他人的家園。將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奪走，卻絲毫沒有罪惡感。我不可能與你們為伍。」

狗群首領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我們只是憑自己的力量獲得想要的東西而已，野外的世界可沒有什麼道德，力量就是一切，你也早點習慣吧。」

「不管世界如何變化，我始終想做的、只有守護我的信念！」羅傑高聲說道，他抬頭挺胸、昂首闊步。他想起布蘭卡，那時也是這麼說的。縱使羅傑已經不可能再見到他的朋友，但他絕不會忘記這句話，更不會忘記從布蘭卡身上傳遞下來的、信念的火苗。那是身為一隻狗最驕傲、最值得守護的事物。

「哼，看來我們是無法溝通了。我名為亞力特，小子、報上你的名來吧。」
「…我是羅傑。狼犬羅傑。」

說完，他們警戒的看著彼此，僵持了好一段時間。最後由亞力特先發動攻擊，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浪犬，相比之下羅傑顯得稚嫩多了。況且他剛才研究過羅傑的打法，他發現羅傑戰鬥經驗雖沒有他多、但是潛藏在身體的本能、卻會自然的指使他如何戰鬥。

羅傑就像一個不斷吸水的海綿，每打完一場戰鬥就能領悟新的技巧。

亞力特抬起尖銳的爪子，朝羅傑揮了過去。羅傑慣性地往左邊閃躲、以往他總能就這樣安全躲過。但是亞力特卻像看出他會如何移動般，以羅傑無法反應的速度，狠狠地朝他的左肩咬了下去。

羅傑沒想到會挨這攻擊，亞力特的力量大的遠超乎他的想像，他覺得自己的筋骨、都快被亞力特尖銳的牙齒給貫穿了。但他強迫自己恢復冷靜，趁著亞力特還沒松開口前，一樣狠狠朝他的肩膀咬了過去。而後快速的跳開、與亞力特保持距離。

他們都挨了對方的攻擊，身上的痛處向全身陣陣襲來，但是雙方都緊咬著牙根、絕不露出疲態。因為他們清楚、戰場永遠是你死我亡，必須保持絕對的清醒，否則失敗了的下場、就是付出生命。

他們緊緊盯著對方、尋找對方的一絲空隙藉此進攻。維持了這個狀態一陣子後，羅傑突然向前奔跑，亞力特也緊追過去。

羅傑在一個小山丘上停下，從這裡可以清楚俯瞰整座城市。雖然景色宜人，但卻甚少有人類會來到這裡，因為這裡的坡度實在太陡，一不小心踩空就會滑下去。

羅傑此時已經疲累不堪、在與亞力特對峙之前，他已經與一大群狗交戰過了，體力自然消耗得比亞力特還快。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，羅傑一不小心一個踉蹌，亞力特抓住了這個機會，朝羅傑撲了過去。

就在亞力特銳利的牙齒要碰到羅傑時，羅傑忽然站穩腳步。亞力特發現羅傑是刻意露出破綻，想及時改變攻擊軌道、但已來不及了。

羅傑大力地咬住了、方才亞力特被他咬過的地方，亞力特的肩膀頓時噴出大量鮮血，巨大的疼痛從傷口處傳來，亞力特再也忍不住、放聲嘶吼了起來。

羅傑將亞力特舉起、並重重的往地板砸下。剛才那一擊用盡了他所有體力，此刻羅傑看著倒在地板的亞力特、希望他也同樣失去戰鬥力。

但亞力特卻頑強地站了起來，他憤怒地看向羅傑，他沒想到會被眼前他認為稚嫩的敵人、逼迫到如此困境。

亞力特朝羅傑奮力的衝過去，他將羅傑撞倒在地，想狠狠的撕裂他的脖子，但是羅傑不知又從哪裡生出了力氣，他奮力將亞力特推開。而在這坡度不小的山丘上，兩隻狗纏鬥在一起本就很危險了，更別說他們都無心留意地勢。他們打得忘我、眼中充滿暴戾的兇光。

此時羅傑與亞力特滾動到一處草叢邊，雙方身上都留下不少血跡。羅傑是第一次戰鬥至這樣的情形，以往還是家犬的他肯定不會有這種經驗，但是現在的他已截然不同了。

亞力特趁著羅傑分神之際，逮到機會使出全身的力氣撲咬了過去。而羅傑已沒有多餘的力氣進行快速的閃躲了，他乾脆將身體壓得低低的，幾乎就要貼到地板，使亞力特從自己上方躍過去。

亞力特被羅傑又躲過這擊，心裡很不是滋味，他本想立刻站穩步伐，再次朝疲憊的羅傑攻擊。但是誰也想不到，有個懸崖被草叢遮蓋住，此時亞力特正好踩在這處草叢，他忽然感到重心不穩，身體向後滑了下去，他此時察覺到這裡有座懸崖、已經來不及了。亞力特緊張的叫喚著、兩隻前腳死命地抓住懸崖邊、支撐著懸空的後腳。但是肩膀上的傷口、使得他的力氣無法完整發揮，他無法靠前腳的力量自己回到崖上。就在亞力特體力不支，眼力閃過一絲絕望時——

羅傑咬住了亞力特的肩膀。

不同於剛才帶有攻擊性的咬合，此刻羅傑以不傷害到亞力特的力道，咬著他的肩膀將他拖上岸。

被拯救了的亞力特訝異的看著羅傑，好一陣子說不出話。良久後他才找回聲音，問：「為什麼救我？」

「…不曉得，下意識就這麼做了。」

「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也不會感謝你的...。你就不怕我日後傷口恢復後，又來侵佔這個地方嗎？」

「不管你來幾次，我都會把你趕走。」羅傑眼眸透露出一股堅毅，就像被冰封的火炎，靜靜地燃燒著。「這裡是我的家、我的歸屬，我不容許任何人破壞這裡。」

亞力特此刻的心情莫名複雜，身為一隻浪犬，他的世界裡只有勝者和敗者，從來沒有被拯救這個選項。就像他說的，他並不會感謝羅傑，但是他也感受到，羅傑並不是同情才救他的，而是為他心中那強韌的信念。

亞力特也有著身為浪犬的驕傲，他能體會羅傑心中的力量為何，雖然牠不曾了解那是什麼，但同樣值得尊敬。

「算我敗給你了。」亞力特朝羅傑說道，嘴邊浮起一抹自嘲的笑。「我會離開的。再見了，羅傑。」

亞力特說完，拖著踉蹌的步伐、頭也不回的走了。接著對著廣大的天際長嚎了一聲，他正在召集他的同伴，他將帶他們去尋找新的居所。

「再見了，亞力特。」羅傑看著那漸漸遠去的背影說道。

終章

齊宇這天一樣徘徊在街上尋找羅傑的身影，路過的人們好像時常看到少年待在這裡，偶爾也會慰問個一、兩句。

「齊宇，今天你也來了啊。要不要買點東西吃？」一個在這裡賣路邊攤的老爺爺，親切地問道。

「謝謝您，不用了。我只是到處晃晃。」

「哎呀，這樣啊。你都找這麼久了，那隻狗怎麼還是找不到呢？」

齊宇沒有回答，笑笑地向老爺爺道別。他也知道對其他人來說，自己為了一隻狗而奔波的行為很奇怪。但齊宇就是無法什麼都不做、就這樣放棄。

這時，他聽到從遠處傳來一陣狗嚎，齊宇覺得自己好像在哪裡聽到過。在好奇心驅使下，他朝著那聲音跑了過去。

齊宇來到了一座小山丘前，他從沒到過這個地方。

羅傑站在山丘上，居高臨下的俯瞰整座城市。微風徐徐吹過牠的臉龐，感受這陣著家鄉的清風，羅傑心中有股激動的情緒、不斷膨脹。這時，羅傑發現了不知何時，有個人類來到山丘下。仔細一看，好像正是齊宇。

羅傑心中滿溢的思念，就在此刻源源不絕的湧了出來。他高聲嚎叫了一聲，奮力向齊宇跑去。

齊宇突然聽到了狗叫聲，往山丘上方一看，發現有隻狗正朝他所在的方向跑了過來。那隻狗渾身上下有著斑駁的血痕，但是他仍很快就認出來了，那是他失蹤了好久的狗兒羅傑。

「羅傑！」齊宇不敢相信的呼喊著、這個他以為不會再出現的名字。他也奮力地朝狗兒的方向跑去。

他們終於見到了彼此。

齊宇發現自己不知何時落下眼淚，是因為太難以相信嗎、還是太過開心呢，是什麼都不重要了，他猛地跪下身、緊緊抱住了眼前的狗兒。這個他以為無緣再見、最疼愛的狗兒，此刻就在他的懷裡，齊宇不斷地哭泣、不是因為悲傷，而是因為太過感動和喜悅。

羅傑也開心地在齊宇懷裡，不斷舔著他落下的眼淚、尾巴止不住地搖著。他已經是一隻成年狼犬、擁有守護家園、守護地盤的責任。但此刻的牠不再是狼犬羅傑，就只是隻因終於見到思念的主人、而感到欣喜不已的小狗而已。

「羅傑，你怎麼流了這麼多血？」齊宇帶著哽咽的聲音說道，「快，我們回家吧，你一定累壞了。」

羅傑慢慢的走在齊宇身旁，想著他離開了齊宇後的種種經歷，他被捕狗隊誤當成野犬抓走、被關進收容所、在裡頭認識了一個一輩子都不會忘的朋友、還有將霸佔家園的惡狗趕走、也發現了一個有著浪犬驕傲的狗群首領。

他從最初不諳世事的家犬，成長為一隻真正勇猛的狼犬。如今知曉了何為信念、有了守護家園的念頭。

而今後羅傑也會一直陪在主人身旁、守護著齊宇，為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，也為了心中堅不可摧的信念。

羅傑。這是一隻了不起的狼犬之名。

—完—

—番外—

浪犬亞力特

亞力特深信這是個弱者無法生存，唯有強者才能存活的世界。

在結束了與羅傑的戰役後，亞力特帶著他的手下離開了原有的地盤。但是仍沒有找到適合的居住地，一直在附近徘徊。

在野犬的世界輸的一方必須離開是常常發生的事，但對於時常勝利的亞力特來說，已經是好久沒有發生過的事了。

「沒想到首領會輸啊……」

「就是，到底是多強的敵人呢？」

「哎、總覺得首領越來越沒幹勁了……啊！」亞力特的手下們原本小聲的議論著自家首領敗北的戰役。沒想到這時亞力特正好經過附近，嚇得他們趕緊閉上了嘴。

亞力特的手下們都十分清楚他的處事風格，果斷、俐落、絕不會給背叛著或敵人好下場，有時霸道蠻橫的性格雖為他樹立了不少敵人，但亞力特其實十分照顧自己的狗群，每次有新敵人出現，首領一定與他們一起奮戰到底，縱使身上傷痕累累，也毫不退卻，有不少狗兒是因為見識到了他的勇敢，才成為他的夥伴。

亞力特刻意忽略手下們的談話，走到一棵大樹下趴著休息。他曉得正因為他以前總是無往不勝，給了他的狗群太多優渥的好日子，現在流落街頭的生活才會造成他們不適應。

其實亞力特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輸，若是沒有那個懸崖、勝負肯定更難分。但他的手下不知道，而他也沒有說。

只因讓亞力特心甘情願離開的理由，從來不是因為敗北。

亞力特想起小時候，還沒有如此強壯時，也常常如同現在一樣、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。那時他與母親一起相依為命的生活，那是一段他珍藏在心底、最溫暖的記憶。

那時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，亞力特的母親—伊維娜與亞力特正在覓食，伊維娜是一隻流浪犬，常年在外生活的她，已習慣了忍受飢餓，但他的孩子還很年幼、需要足夠的糧食，因此他們花了比平常更多的時間出來尋找食物。

「媽媽，你看我找到一塊骨頭！」還未成為成犬，僅僅六個月大、幼小的亞力特，嘴裡叼著剛從垃圾堆裡找到的骨頭，雀躍地跑向母親的方向。

「好孩子，我們回去吧。」伊維娜伸出舌頭輕輕舔了舔亞力特的臉頰，她的面容、聲音、以及那雙慈祥的眼眸，即使經過了多年、即使亞力特已不是當年的幼犬，他仍不曾忘記、這一生中唯一溫暖的記憶，一個令他完全安心的懷抱。亞力特之前總是盡力不去回想、不願承認自己的想念，因為早已決定要在這殘酷的現實生存下去，就必須拋棄所有軟弱。

但現在、在這與當時相似的溫暖午後，亞力特竟然情不自禁的回憶起了從前。那時幼小的亞力特接連幾天沒有進食，因為母親伊維娜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、像是生了病。而最近他們生活的地方，出現了其他流浪狗群，讓他們本就稀少的食物更加難以獲得了。

「媽媽，我好餓，要不要出去了呢？」

「亞力特.....」伊維娜半睜著眼皮、虛弱地撐起身子，但最後抵不過病痛與勞累，又趴回地板。「對不起，我已經沒有力氣了，沒有辦法陪你.....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自己去就好，媽媽你好好休息，我會帶食物回來的！」亞力特跑出他們所在的小窩，打算去熟悉的垃圾堆。

「嗯，小心點....」伊維娜擔憂地看著他的孩子越走越遠。

亞力特跑到習慣覓食的垃圾場，正巧看到有個人正在到廚餘，亞力特聰明的在一旁埋伏，等到那人走後，才開心地上前吃著食物。餓了好久才終於吃到的一餐，讓亞力特吃得特別津津有味。但是他沒有料到附近的其他野狗聞到了香味，

也紛紛過來搶食。

「走開！這是我先發現的！」亞力特生氣的對其他流浪狗怒吼。

「哼，有本事就打倒我們啊？」流浪狗們對著亞力特戲謔的嘲諷。

亞力特感到一陣憤怒，縱身一個跳躍攻擊了比自己高大的流浪狗的臉。

被攻擊的流浪狗沒想到會捱下這擊，對著亞力特不再抱以嘲諷的態度，而是轉為毫不留情地反擊，流浪狗們很快就將幼小的亞力特打倒在地，並且嘲笑了他一番：「臭小子，這次只是給你點顏色瞧瞧、下次趕在妨礙我們可就不這麼簡單了。」

亞力特初次嚐到戰敗的滋味，他痛苦的倒臥在地，稚嫩的身軀被傷得不輕，但眼裡流露出一股不甘的殺意，他狠狠的瞪著那些流浪狗、將這次的屈辱銘記於心。

而後亞力特回到與母親居住的小窩，剛回到窩裡頭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沒能帶回食物.....」說完便慚愧地低下頭。

伊維娜看到剛回來的亞力特，身上佈滿了傷痕，立即起身安慰道：「不用道歉了。亞力特，你怎麼受傷了呢？」

「...沒什麼。我下次一定會幫媽媽帶回食物。所以媽媽要趕快好起來....」亞力特說著說著、聲音竟然像是快要哭出來似的帶了點哽咽，原來最近他因擔心久病不癒的母親，心裡一直忐忑不已。他願意為母親做任何事，只要伊維娜的病能夠痊癒，他期待他們能像以前一樣出去覓食、一起遊戲，為了母親能回復以往的活力、為了能夠再次見到母親的笑容，亞力特盡自己所能做的辦法努力著，卻以慘痛的失敗告終。

「亞力特，媽媽真的很謝謝你。」伊維娜溫柔地舔舐著亞力特的額頭安慰他，眼裡卻充滿了不捨、捨不得自己還如此年幼的孩子得面對這殘酷的世界，她將亞力特擁入懷抱，柔聲說道：「但是別再做危險的事了，我會很擔心的，知道了嗎？」

「嗯...」亞力特緊緊挨著母親溫暖的胸懷，感到舒適且安心，就這樣漸漸的睡去了。

隔天早上，亞力特一樣為了覓食而離開小窩，他與母親約定了不會再惹麻

煩，也約定好了一定會回到她身邊。

亞力特這次的覓食比上次順利許多，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廚餘及抓到一隻小老鼠，但沒想到天氣卻突然變得惡劣，開始下起了雨。亞力特緊咬著食物奔回小窩處，但映入眼簾的景象卻令他大吃一驚。

她的母親倒在小窩的一旁，而原本的窩竟被其他流浪狗佔據了。

「媽媽！」亞力特緊張的跑到母親身邊，他還發現母親身上有著一些傷痕，「沒事吧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

伊維娜的病本就不樂觀，再加上剛與其他狗纏鬥及這場下不停的大雨，使她的生命就像微弱的燭火般，隨時可能消逝。

亞力特知道其他狗因為找不到避雨的地方，就來搶奪他們的窩，而把她病弱的母親硬生生趕了出來，頓時一股憤怒爆發出來，他衝進小窩裡，狠狠地咬了一口裡頭的野狗。即使亞力特還小、使出全力地咬依然有十足的殺傷力，被咬到的狗兒哀號了一聲，傷口源源不絕的湧出鮮血。

但是亞力特一開始只是憑著狠勁去攻擊，事實上他並沒有擊倒其他野狗的能力，所以很快就被反擊了，對方野狗數量較多、也都是有力量的成犬了，亞力特根本毫無還手之力，不久後就被打得遍體鱗傷，倒臥在積水的地上。

「臭小子，真是活該。去死吧！」被亞力特啃咬的野狗、看到這手無縛雞之力的他，依然沒有想放過。猛地衝過來、利齒對準亞力特的脖子，就要咬下去時，亞力特的母親—伊維娜及時趕到他的身邊，用身體為亞力特擋下這一擊。亞力特倒吸一口氣，他看著鮮血從母親的身體裡噴湧而出，一時之間害怕的僵在原地。

「亞力特，別怕....。我會保護你的。」伊維娜的身軀漸漸倒下，血與雨水灑滿一地融合在一起，即使如此她仍緊緊地靠著亞力特，並在他耳邊輕聲說道。其他的野狗因終於出了一口氣而紛紛回去躲雨，但亞力特根本沒有注意到，他此刻眼裡只有母親的身影，幼小的亞力特還沒有理解何謂生死，但他的心裡有一種對其本能的恐懼，因此他也緊緊靠在母親身邊。

「孩子，你要活下去....。不管到了什麼時候，都不要放棄....」伊維娜深深看著亞力特，而後再也撐不住了、身子一軟，便倒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媽媽...！」亞力特放聲哭喊道，眼前這個曾經溫暖無比的身軀，此刻卻變得如此冰涼，任憑他如何叫喊、也不會再次睜開眼了。

從久遠的回憶裡回過神，一陣清風徐徐吹過亞力特的臉龐，他驚覺自己不知何時快睡著了，一定是太久沒有這樣暇意的時光，竟令他想起了埋藏在心底深處的回憶。

誰也不知道，母親的死對他的打擊有多大，在那場雨中他所感到的悲憤、怨悔、傷痛，一輩子都難以忘懷，遭遇過這近乎死亡的絕望後，亞力特徹底脫胎換骨，一改以往的稚嫩，變得強壯、兇惡、殘暴，他理解了在這無情的世界，力量就是一切的規則，軟弱只會招來欺侮。

他必須變強，變得比誰都強。這一直是他戰鬥時的信念，對生命的執著、壓垮他人的鬥志，為了活下去而戰鬥、為了勝利而戰鬥，這是經過血與淚才生出的信念，而他確靠著這奮戰至今、贏得了許多場戰役，直到.....。

亞力特想起了他與羅傑的那場戰鬥，他感受到了至今為止與他截然不同的強大，雖然亞力特尚未明白那為何物，但是他依然記得那隻狼犬羅傑清澈堅定的眼眸裡，傳遞出的信念是他從未感受過的強韌。

不同於他為了生存鍛煉出的意志，那是為了守護而產生的信念，亞力特不知為何被那樣的眼神深深吸引，久久仍烙印在心中無法忘懷。

亞力特用用腦袋，將回憶起的陳年往事壓下去，轉而面對現在最重要的事。

「休息夠了，出發。」亞力特一聲令下，狗群的狗兒們都精神煥發的看著首領，接下來他將帶他們前往新的領地。

亞力特對於下一個領地的地方已心裡有底，就在之前佔領過的小鎮不遠處，那是一座丘陵，那邊的生物多樣化，食物來源也豐富，是個理想的地方。

於是整群狗隊一起奔往那地方，加上亞力特、狗群大約有十餘隻狗兒，但是在奔跑時卻不發出一點聲響，而且並不引人注目，這是他們曾經在都市鍛鍊出的技巧、也是他們訓練井然有序的證明。

亞力特的狗群，很快地到達了目的地，這裡綠意盎然、四周充斥著蟲鳴鳥叫，未被人類開化，是個與之前的都市截然不同的地方。

亞力特緩緩走入茂密叢林的丘陵裡，他小心翼翼地觀察著周遭，注意每一個微小的動靜。突然，一陣劃破天際的狗嚎聲傳來，這是原本居住在這裡的狗兒所發出的嚎叫，他們想警告亞力特離開。

然而亞力特不可能會輕易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領地，即使知道了這已是其他狗群的地盤，一旦他下定決心了、便不會輕易退縮。他無視那道警告，帶領他的狗群繼續往丘陵深處走。

越往裡走屬於其他犬隻的氣味便越濃烈，這是占據此地的狗兒所留下的記號，也是象徵地盤的界線，任何生物只要闖入，便會毫不留情遭到攻擊。

「是誰膽敢闖入我的地盤！」此時一個充滿威嚇的聲音響起，亞力特看向前方，一隻眼神兇惡的野犬、正從嘴裡發出警告的低吼，不久後有愈來愈多狗在那隻野犬身邊聚集，想必牠就是這裡狗群的領袖。

「我是亞力特，這裡已經不會是你的地盤了。」

「亞力特？我聽說過...。」那隻野犬領袖饒富興趣的說，「不就是那個惡名昭彰的浪犬嗎？我記得之前還佔據了人類的城鎮，卻被一隻家犬給趕出來了。」那隻野犬狂妄地發出笑聲，放肆地嘲笑眼前對手的失敗。

亞力特對於被一個毫不知情的野犬胡亂取笑，感到很不滿，但是他沒有因此被激怒，亞力特將心中怨懟轉化成擊倒對手的力量。

「少廢話，你也只有現在笑得出來了。」亞力特對他的手下示意，準備和這裡的野犬展開戰鬥。

「哼，我就不相信一隻喪家之犬會贏過我史提茲。」野犬領袖一史提茲依舊以瞧不起的姿態面對亞力特。綜觀下來史提茲的狗群數量比亞力特還多，對於野外的狗群來說亞力特他們已算龐大的規模，但史提茲那方卻擁有更多狗兒，可見史提茲也有一番本領。

亞力特嘴裡發出低吼聲、看似在威嚇史提茲，實則在對他的手下們下令攻擊。亞力特的狗群接到命令，立即展開攻勢。而史提茲也一樣放出攻擊命令，一時之間原本沉靜的山林、竟染上了一絲血和戰役的味道。儘管亞力特那方的狗群數量較少，但他們卻沒有一點退縮的姿態，因為勝負如何掌握在領袖手中，他們相信自己的首領亞力特。

而亞力特此時正緊盯著史提茲的一舉一動，他正在尋找最好的時機攻擊，這是長年戰鬥下來所鍛鍊出的沉著。

「幹嘛動也不動的？害怕和我對戰了嗎。看來曾經威震四方的浪犬亞力特也不過如此。」史提茲依然出言嘲諷著亞力特，「告訴你，我是絕對不會輸的。勝利就是一切，敗者在這個世上是活不下去的。」

亞力特看著史提茲，驚覺以前的自己也和他一樣，將勝負看得比什麼都重要，認為在這個世上唯有勝者是贏家，生命就是一場戰鬥，輸了就無法存活。

「是啊…我也曾經這麼想。」亞力特露出自嘲的笑容說道，「為了活下去而必須變強、為了不被擊倒只能選擇去擊倒他人，這些我可比你還清楚。」亞力特說道，「但因為害怕死亡而去戰鬥、並不是真正的強大，只不過是膽小鬼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鬼話？還有什麼比活下去更重要嗎、死了就一切都結束了啊！」史提茲終於按捺不住，條地衝向亞力特，抬起爪子往他臉上揮下去。

亞力特快速地躲開閃過這一擊，接著順勢咬住史提茲的右腳，亞力特的力量大得驚人、銳利的牙齒陷進史提茲的皮膚，幾乎都快咬碎他的骨頭。史提茲感到一陣劇痛自右腳襲來，他痛得做不出任何反應。亞力特則趁機咬上他的肩膀，將他甩出去。

被甩到地面的史提茲，全身染上一層鮮血，他驚愕地看著亞力特，沒想到對方實力如此兇狠。

「可惡...！」史提茲不甘地說著，他不願就這樣輸掉戰鬥，於是他呼喚了正在與狗群混戰的手下。

「你說的沒錯，活下去的確很重要。但是死亡並不是結束。」亞力特想起那天在雨中的母親，伊維娜對他說了要活下去，他很長時間都將這當作唯一的信念、唯一的目標。但是直到經歷了與羅傑的那場戰役，他才終於知道、為什麼他會被羅傑眼中的強大吸引，因為羅傑那時與他對戰的眼神、就跟當初他母親在雨中保護他時一模一樣。那樣奮不顧身、將生死拋在腦後的勇敢，大大的震撼了亞力特。

史提茲與他的另外兩個手下一起圍住亞力特，他們狡猾的一起進攻，咬向他身體的各個弱點，腳、肩膀和腹部。

亞力特敏捷地躲過了來自另外兩隻狗的攻擊。卻沒躲過史提茲的攻擊，這不是因為史提茲佔了上風，而是因為史提茲咬向了他的肩膀，亞力特上次與羅傑對戰時受的傷，還沒有完全恢復，導致了他行動稍為遲緩。

亞力特的肩膀被史提茲咬得不輕，噴出的血灑滿一地，但是他仍按捺住襲來的痛覺，轉身趁史提茲不注意時，同樣咬向他的肩膀。

史提茲吃痛地放開了亞力特，並掙開他的咬合逃到了一邊去。

「喂、你們不要放棄，繼續攻擊...！」史提茲受的傷不輕、只能勉強站穩腳步，但他仍不死心想將亞力特擊倒，於是對他的手下們說道。

然而前來幫助他的兩隻野犬卻無動於衷。

「愣在那裡做什麼、快去啊！」史提茲憤怒的吼道。

「首領啊……你都已經被打倒了。還想命令我們？」另外兩隻狗冷冷的看著史提茲說道，「你根本就沒有當首領的實力，還是把那個位子讓給我吧。」

「可惡的傢伙、在這種時候想造反嗎？」史提茲看向這兩隻狡猾的野犬。史提茲的狗群其實才剛成立不久，不如亞力特那樣是身經百戰的狗群。他的手下們對他幾乎沒有什麼忠誠度、而他也不會帶領，數量之多只不過是虛有其表，在這樣的情況下、什麼時候被奪走首領的位置都不奇怪。

另外兩隻野犬不再攻擊亞力特、而是轉而攻擊史提茲，對於已經負傷的史提茲來說、他根本毫無還手的餘力。面對不斷逼近的兩隻野犬，史提茲緊盯著他們向後退，但是身後卻抵到了一棵樹、沒有退路了。而野犬們就在此時發動了攻擊、撲咬向史提茲。

史提茲他千算萬算都沒想過會被自己的手下殺死，縱使心中有再多的失落與憤怒，也無可奈何。他看著迎面而來的攻擊、閉起眼睛的等待即將到來的死亡，

但是過了一陣子後、沒有本該遭受到的攻擊，取而代之的卻是聽到兩隻狗的慘叫聲。

史提茲睜開眼睛，看到亞力特擋在他的面前，而另外兩隻野犬倒在地上。

「你...為什麼要幫我？ 我們是敵人吧。」史提茲愣愣地說道。

「別誤會。並不是在幫你，只是看不慣他們卑鄙的行為。」

亞力特說完，便不管愣在原地的史提茲，直接走向依然打的混亂的狗群戰場，發出一聲震懾天際的長嚎。

兩方狗群立刻停止爭鬥，看向了亞力特的方向、便知曉勝敗如何了。

曾經無往不勝的亞力特、雖然先前遭到一次戰敗，但依然不減他的氣勢，贏了這一次的戰鬥。

亞力特的狗群們高興的個個嚎叫了起來。而原本史提茲那方的狗群，只得離開原本的地盤，他們一個接一個陸陸續續的跑遠，竟沒有一隻狗回到他們的首領——史提茲身邊。

亞力特走到這座丘陵的至高處，居高臨下的俯望整座山丘，感受著戰鬥過後吹來的清風，彷彿一掃先前瀰漫的血腥味，回覆了山林原有的寧靜。

亞力特一直深信這是個弱者無法生存，唯有強者才能存活的世界。

但現在的他已學會放下長久以來、為了活下去而背負的沉重枷鎖，真正體悟生命的意義，直面自己內心的脆弱，不再逃避心中的想念，而是帶著它們一起走下去，亞力特望著遠方、那座羅傑所在的城市這樣想到。

現在的他與以往不同，將成為一名真正的王者、一位不會輸給任何人、最厲害的領袖——亞力特。